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臣道

善行

秦穆王

周平孫滿事定王時。楚子觀兵於周。王使滿勞
楚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郊鄆。卜世三十。卜

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列國。屈完為楚大夫。時齊桓公率諸侯之師伐楚。楚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公陳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對曰。君惠徼福於弊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公遂與完盟于召陵。

臧文仲仕魯。因歲饑。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遂使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

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展喜仕魯。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喜犒齊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

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弊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西乞術自秦來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敕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敕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賓媚人仕齊。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鬻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

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
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
之以後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
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敕邑。不腆敕賦。以犒
役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敕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救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匿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

使問焉。曰：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救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地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救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救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救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

大馬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晏嬰仕齊。聘於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子曰。其有故也。嬰至。孔子問之。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君受幣也卑。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何足以識禮哉。○嬰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

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嬰曰。齊國善盜也。嬰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為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為盜。今來楚為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王孫圉仕楚。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
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于寡君。使寡君
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
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
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
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
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
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
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

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芊尹蓋仕陳。陳侯使為上介。從公孫貞子往。弔吳之被楚兵。貞子及良而卒。蓋將以尸入。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
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
辭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
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
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
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
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
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
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
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藺相如仕趙時。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
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
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璧。秦城恐不可
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人可使報秦者。繆賢以相如有智謀。宜可使。
惠文王召相如問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寡人
璧。可與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王曰。
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
而趙不許。曲在趙。趙與璧而秦不與趙城。曲
在秦。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請
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
璧歸趙。惠文王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
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因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璧破。乃辭謝。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大王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約不償城。乃使人懷其璧。從間道歸于趙。相如既得歸。王以爲賢。使不辱於諸侯。乃拜爲上大夫。

趙倉唐仕魏為舍人。時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倉唐請使以問。於是乃遣倉唐繆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拜送書於庭。文侯曰。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斥帶則不更而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太子擊。

毛遂與平原君勝及門下士十九人至楚。欲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乃按劍。磨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王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為者。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臣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理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

淳于髡仕齊。楚伐齊。威王使髡之趙請兵。賁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笑有說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於是王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趙大發兵。楚人聞之而去。髡又為齊獻鵠於楚。道失其鵠。髡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水上。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水乃飛去。吾欲死之。恐人議。吾

王以鳥之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奔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也。故來服罪。楚王曰善。齊國有信士。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名有口辯。常使諸侯。及高祖定天下。南海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賈至南越。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項羽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漢王起巴蜀誅項羽天子聞汝王南越欲移兵而誅王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遣臣授王印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人殺王降漢如反掌耳於是佗蹶然起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遂拜受印為王稱臣以奉漢約賈乃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將。與其副張勝常惠等持節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降武。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不得死。單于壯其節。衛律說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女畔主。背親為降虜於夷狄。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李陵說武曰。足下終不得歸漢。汝之兄弟已死。太夫人亦不幸。婦年少已嫁矣。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漢天子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得歸。武凡留匈奴十九歲。元始六年。至京。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

馮奉世。宣帝元康元年。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歸國。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攻殺王自立。并殺漢使者。畔漢。揚言北道。

諸國已屬匈奴。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攻拔莎車城，呼屠徵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而還。帝甚悅，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陳湯元帝建昭三年為西域副校尉。時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乃遣湯與甘延壽

使西域湯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抵城下。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因矯制發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乃上疏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由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怪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以來。湯曰。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其城。遲明拔之。

斬郅支單于以歸

鄭衆永平初為給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班超永平中使西域為將兵長史既擊斬疏勒王忠遂通南道超乃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

宿姑墨尉頭諸部合五萬人救之。龜茲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國各散退。自是威震西域。超既悉定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

他道厲度及到焉耆去城三十里止營大澤
中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
相率詣超超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
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
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
十餘國悉皆納質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

臣道

善行

秦使下

三國蜀。鄧芝為尚書。時後主初立。丞相諸葛亮深慮吳王孫權聞先主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宜遣使重伸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

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
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
偏。為魏所乘。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
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
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
長。共為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

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
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
與蜀連和。吳遣張溫報聘於蜀。蜀令芝重往。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
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
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
款。乃當爾耶。

吳趙咨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

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問其狀。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王志存經畧，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
壯其言。

馮熙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若欲
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旌巴蜀。而聞復遣
使脩蜀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蜀使直以報
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灾
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教。每事必咨。
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罰必加有

罪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
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
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
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屈送至摩陂欲困
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
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
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紀陟孫皓拜為光祿大夫奉使於魏入境而
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
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
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儼問曰。來時吳王
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
無恙。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儼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
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
塞難致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
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

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為之禮。

唐蔣儼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叢爾之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儼不屈。乃囚儼窟室中。其後高麗平。乃

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

鄭元璿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璿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欲中國元璿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駙衛

簍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
勞苦。若何。頡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
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
於公哉。

婁師德為監察御史。時吐蕃盜邊。劉審禮戰
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
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
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漢中郡王李瑀。唐宗室也。肅宗即位。回紇使

請昏。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詔瑤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瑤立帳下。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瑤曰。從兄弟也。於是引瑤入。瑤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瑤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婚好。前此皆宗室子。今公主乃帝女。有德容。萬里下降。可汗天子壻。當以禮見。安可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

蕭昕為國子祭酒。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

恃功。廷讓昕曰。乃者中國亂。非我無以平。柰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戡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

崔倫為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倫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倫。

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及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

殷侑為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時回紇請和親。憲宗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

敢逼

宋盧懷忠為內酒坊副使時朗州軍亂太祖將討之遣懷忠使荆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欲盡知之懷忠還奏曰高繼冲甲兵雖多而控弦者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於暴歛南邇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帝召宰相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乃以懷忠為前軍步軍

都監遂平荆南以懷忠知江陵府

李若拙太宗時為主客郎中直昭文館帝令
齎詔書充國信使以玉帶往賜交趾郡王黎
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詞氣尚悖慢謂若拙
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
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
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
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
足下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

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大臣僉
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
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
數萬會交兵以翦滅之使交廣無後患帝曰
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
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
會兵也桓憮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
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
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向頓首謝

辛仲甫太平興國初以起居舍人奉使契丹
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
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爾何足道哉遼
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
而已遼主終不能屈

韓億為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
獻皇后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
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
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

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時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

富弼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使契丹契丹主以用兵為言弼曰通好則歲幣盡歸於人主故人主專其利用兵則所亡士馬人主獨當之故人主任其禍契丹大悟他日又以得地為言弼曰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

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遂不言地。唯請議婚。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若歲幣之利久。乃約定歲幣而歸。

劉敞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契丹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

如公言

孔道輔。仁宗時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

故對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

高遵裕為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營。夏人遣王盟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盟曰。剽掠輩爾。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

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獷。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寧軍。

錢勰

音協

神宗授左司郎中。奉使弔高麗。帝曰。

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

四千兩。魏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魏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衛膚敏。徽宗時為祕書郎。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来。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果然。遂置幣。

而返。後復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使還。言彼且大入。勢不可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授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而受。乃被羈留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离不遇。遣人約相見。且曰。有例。膚敏笑。

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豈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而有二君也。金人氣折。聽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虜敏却不視。曰。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

崔縱仕確山主簿。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

王伯章表四十二
請行乃授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恐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自陳聽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朱弁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

還。虜中欲并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并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并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并得抱以死。死不朽矣。倫解印以授并。并卧起與俱。金人迫并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并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

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屈。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至則夕死。夕至則朝死。又以書與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當舍生以全義。又召被掠士大夫語之曰。吾已得近郊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

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

洪皓奉使至金。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旁貴人喈曰。

此真忠臣也。粘罕怒少霽，遂流涕于冷山。雲
中至冷山行兩月，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留
虜十五年而歸。

魏杞，孝宗時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
杞為金通問使。帝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
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
且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
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

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附人。比還上慰藉甚渥。

施師點。孝宗假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朝議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

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乾道九年。
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帝嘉歎不已。及後金
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
宇文价於班列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
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羅點。孝宗時為太常少卿。兼脩注官。使金告
光宗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
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
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

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

元速哥。蒙古怯烈氏。為人外若質直。內實沉勇。而謀雅為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也。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脩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為福矣。謁者令

王伯善卷四十二
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即懷金卮出。速哥雖佯爲不智，而默識其地理，阨塞城郭，人民之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郝經世祖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

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時宋相賈似道方以襄陽圍解。有再造之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前後十五年。抗節不少屈。先是至元十一年九月。用蠟丸帛書一詩繫鴈足。祝之北飛。詩曰。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明年三月。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及伯顏帥師。問宋執行人之罪。公道懼。始遣總管段佑送經還。

張立道。世祖時以功累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先是安南主陳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發兵。丞相完澤等言立道嘗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乃授立道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其世子日燭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燭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為書曉之。日燭曰。比三世

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
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
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
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
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山海之險瘴癘
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相
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
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
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為彼屈。汝為其臣。

孰若為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爾恤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非上意。邊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涕泣曰。公之言良是也。為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賄。

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

梁曾。世祖命為吏部尚書。再使安南。朝臣薦陳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擢禮部郎中。為曾副。至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燭以不庭之罪。日燭

遂出郊迎詔入自陽明門。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日燭所贈。二人悉卻之。

國朝趙秩奉使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小國視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

不知其覬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

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邪。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并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李思聰錢古訓俱為行人洪武二十九年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

太祖皇帝遣思聰等齎詔往諭之。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

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
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
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等為書諭却之謂中國
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
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不為侵擾
斯可以明爾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
等設燕為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
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
俗道路之詳以進

太祖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
賜衣一襲。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